

林慶彰
蔣秋華
楊晉龍
馮曉庭
主編

經義

經義考

新校



卷一 卷三三

御注
敕撰
易

經義考卷一

御注

御注孝經

一卷。

順治十三年二月十五日，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孝者首百行而爲五倫之本，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立教，通之乎①萬世而無斁，放之於四海而皆準。至矣哉！誠無以加矣。然其廣大雖包乎無外，而其淵源實本於因心，遡厥初生，咸知孺慕，雖在顛蒙，即備天良，故位無尊卑，人無賢愚，皆可以與知而與能。是知孝者乃生人之庸德，無甚玄奇，抑固有之秉彝②，非由外鑠，誠貴乎篤行，而非語言之間

① 「乎」字，四庫薈要本脫漏。

② 「彝」，文津閣四庫本作「懿」。

所得而盡也。雖然，降衷之理固根於凡民之心，而覺世之功必賴夫聖人之訓，苟非著書立說，以迪天性自然之善，抒人子難已之情，使天下之人曉然於日用之恒行，即爲大經大法之所存，而敦行不怠，以全其本始，夫亦孰由知孝之要，盡孝之詳，以無忝所生也哉？此孔子孝經之書所由作也。朕萬幾之暇，時加三復，自開宗明義迄於終篇，見其言近而旨遠，理約而該博，本之立身以行道，推之移風而易俗。愛敬所著，公卿士庶皆得循分以承歡，感應所通，東西南北罔不漸被而思服。誠萬世不刊之懿矩，百聖不易之格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不可一日闕者，天子所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良有以也。自漢以來，去聖日遠，詮釋滋多，厥旨浸晦，孔安國尚古文，鄭玄主今文，互有異同，各矜識解。魏、晉而降，諸儒群興，析疑闡奧，代不乏人，源流攸分，不無繁蕪。迨及開元，更立注疏，亦既萃一代之菁英，垂表章於奕世矣，而詳略或殊，詎云至當。宋之邢昺、元之吳澄輩，標新領異，間有發揮，然揆之美善，或未盡焉。至於明季，著述紛紜，或拾前賢之緒餘，文其謏陋，或摘古人之紕繆，肆彼譏彈。不知天懷既薄，問學復疎，因心之理未明，空文之多奚補？其於作經之意，均未當耳。夫親恩罔極，高厚難酬，德至聖人，猶虞未盡，同爲人子，孰不佩至教而興永錫之感乎？然則訓詁未確，漸摩弗力，欲其相觀而善，厥路無由。朕爲此慮，爰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訂，其得中而竅繁者採輯之，其妄逞而臆說者刪除之，譬諸沙磧既披，美鏐始出，稂莠盡剪，嘉禾乃登。至若流覽之餘，時獲一是，或足以補未發之蘊者，輒爲增入，聊備參觀。總以孝之爲道，甚大而平，故不必旁求隱怪，用益高深，誇示繁縟，徒滋複贅，惟以布帛菽粟

之言，昭廣大中正之理，雖未知於作者之旨，能盡脗合，可無柄鑿與否？然而前代諸儒之書，瑕瑜難掩，與夫近代群言之失，淆亂不稽者，於茲正之，庶幾發矇啓錮，四方億兆咸知倣法而允迪，共底於大順之休焉。夫如是，將見至德要道，由此而廣，和睦無怨，由此而成矣。」

臣謹按：尚書、孝經均有古今文。魯國三老所獻，劉向所錄，衛宏所校，此古文孝經也。衛文侯所受，顏芝所藏，唐石臺所勒，此今文孝經也。御注孝經因「石臺本」注經世祖章皇帝親自刪定，文簡而義該。順治中鏤板印行，而民間流傳甚少。臣同里禮部尚書臣杜臻購得寶藏，臣謹錄之，以弁經義考之首。

〔四庫總目〕

謹按：唐徐堅初學記以太宗御製升列歷代之前，蓋臣子尊君之大義。焦竑國史經籍志、朱彝尊經義考並踵前規。（卷一，頁四—五，子夏易傳十一卷提要）

敕撰

日講四書解義

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

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嶽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爲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輒^①。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用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臣謹按：四書解義，總裁官二人：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資政大夫臣喇沙里，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通議大夫臣陳廷敬。分撰官十一人：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沈荃，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通議大夫臣色冷，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

① 「輒」，依四庫薈要本、文淵閣四庫本、文津閣四庫本、備要本應作「輒」。

士加二級臣蔣弘道①，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奉政大夫臣庫勒納，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張玉書，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奉政大夫臣牛鈕，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韓莢，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董訥，儒林郎②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鴻緒。

日講書經解義

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皇帝御製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爲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爲之明倫，爲禮樂以導其中和，爲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爲之備，患已至而急爲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爲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僞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妄說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一德，曰惇

① 「蔣弘道」，四庫書要本作「蔣宏道」。

② 「臣董訥，儒林郎」，文津閣四庫本作「儒林郎臣董訥」。

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爲堯、舜、禹、文，身之者爲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爲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爲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奈何弗鑿。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著爲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茲特加鈐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爲序。」

臣謹按：書經解義，總裁官二人：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分撰官十三人：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格爾古德，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沈荃，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①，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正四品 臣張英，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奉政大夫 臣牛鈕，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奉政大夫 臣常書，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食正四品 臣俸 臣崔蔚林，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奉政大夫 臣嚴我斯，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朱馬泰，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玉書，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阿哈達，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董訥，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

① 「蔣弘道」，四庫薈要本、備要本俱作「蔣宏道」。

② 「翰林院」，文淵閣四庫本脫漏作「翰林」。

講臣王鴻緒。

日講易經解義

十八卷。

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爲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昔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蓋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精蘊^①，至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參考諸儒註疏傳義，撰爲解義一十八卷，日以進講，反復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工用，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貞邪淑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刊刻成書，頒示天下。朕惟體乾四德，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職事矢於野，渙群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則泰交媿於明良，而太和溢於宇宙，庶稱朕以經學爲

- ① 「蘊」，[文津閣四庫本作「微」]。
② 「諸」，[文淵閣四庫本作「之」]。

治法之意也夫。」

臣謹按：易經解義，總裁官三人：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支二品俸教習庶吉士臣牛鈕，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孫在豐，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英。分撰官十八人：通議大夫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加一級臣傅臘塔，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降一級留任臣沈荃，資政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加詹事府詹事臣蔣弘道①，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加詹事府詹事臣嚴我斯，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又加一級支四品俸奉政大夫臣朱馬泰，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封滌，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中憲大夫臣阿山，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朝議大夫臣邵吳遠，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徐乾學，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加侍讀學士加一級臣董訥，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翁叔元，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秦松齡，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頊齡，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臣歸允肅，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曹禾，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臣嚴繩孫。

① 「蔣弘道」，四庫會要本、備要本俱作「蔣宏道」。

孝經衍義

一百卷。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①，皇帝御製序曰：「朕緬惟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爲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爲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觀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見於六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詞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群論，言孝之義，於斯爲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注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廣義蘊，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纘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則仁、義、

① 「二十四日」四字，文津閣四庫本脫漏。

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①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政、刑之屬備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爲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版頒行，併製序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內，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龐之治，斯則朕繼述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臣謹按：孝經行義，總裁官二人：經筵講官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刑部右侍郎事臣葉方藹，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英。纂修則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韓菼。凡例、目錄一卷，經旨總要二卷，衍義一百卷，康熙二十一年三月進呈。所衍之目：曰至德，曰要道，曰教之所由生，曰天子之孝，曰諸侯之孝，曰卿大夫之孝，曰士之孝，曰庶人之孝，曰大順之徵。至德之目：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要道之目：曰父子，曰君臣，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師弟子附焉。教所由生之目：曰禮，曰樂，曰政，曰刑。天子之孝：一曰愛親；愛親之義：曰早諭教，曰均慈愛，曰敦友恭，曰親九族，曰體臣工，曰重守令，曰愛百姓，曰課農桑，藉田附焉，曰薄稅歛，曰備凶荒，

① 「倫」，文淵閣四庫本誤作「論」。

② 「刑」字，文淵閣四庫本脫漏。

曰省刑罰，曰恤征戍。二曰敬親，敬親之義：曰事天地，曰法祖宗，曰隆郊配，曰嚴宗廟，曰重學校，養老附焉，曰崇聖學，曰教宮闈，曰諭官材，曰優大臣，曰設諫官，曰正紀綱，曰別賢否，曰制國用，曰厚風俗。諸侯之孝：曰愛親敬親，不驕不溢。卿大夫之孝：曰愛親敬親，法言德行。士之孝：曰愛親敬親，事君忠，事長順。庶人之孝：曰愛親敬親，用天道，分地利，謹身節用，終以大順之徵者，因經有「以順天下」之文也。

經義考卷二

易一

連山

唐志：「十卷。司馬膺注。」
佚。

〔補正〕

案：舊唐志五行類有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新唐志五行類同。新唐志經類有連山十卷，亦非司馬膺注。所云司馬膺注者，歸藏十三卷也，竹垞誤讀，當刪正。（卷一，頁一）

〔校記〕

王謨、馬國翰均有輯本。（易，頁一）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又

曰：「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山海經：「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

杜子春曰：「連山，必義。」

桓譚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煩而殷易簡。」又曰：「連山，藏於蘭臺。」

淳于俊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

姚信曰：「連山，氏神農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

阮籍曰：「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

皇甫謐曰：「炎帝營都於魯，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又曰：「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

干寶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

梁元帝曰：「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按：『禮記：『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歸藏既係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孔穎達曰：「連山起於神農。」又曰：「周世之下，雜用連山、歸藏、周易。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與否？」

賈公彥曰：「洪範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蓋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三人各占一易。士喪禮：『筮宅東面旅占。』旅，衆也，與其屬共占之。春秋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無文。』是孔子亦用二代之筮也。」

劉敞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人之道也，以寅爲正。穆姜之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

邵子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謂之人統，易曰連山，以艮爲首，艮者，人也。」

方慤曰：「連山首乎艮，其卦具內外①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間，則向乎人之時焉，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

黃裳曰：「闡幽者，易之仁也，故夏曰連山，象其仁而言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

沈括曰：「卦爻之辭皆九六，惟連山、歸藏以七八占②。」

① 「其卦具內外」，文津閣四庫本作「其卦具乎內外」。

② 「占」字，文津閣四庫本脫漏。

陸佃曰：「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爲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又曰：「連山易，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

邵博曰：「連山易意義淺甚，其劉炫之偽書乎？」

李綱曰：「連山、歸藏以靜爲占，故爻稱七八。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未盈，故靜而不變。」

朱震曰：「連山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室，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鐘，於時爲立冬，此顓帝之曆所以首十月也。」

郭雍曰：「夏易曰連山，商易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

張行成曰：「夏曰連山，天易也，太玄義取之。」

鄭諤^①曰：「連山以艮爲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連山，言如山之相連也。」又曰：「周易以九六爲占，而連山、歸藏以七八爲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

鄭樵曰：「連山，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程迥曰：「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

① 「鄭諤」，各本俱誤，應作「鄭鑄」。